

“发展”的隐形受害者

——亚洲工人健康和安



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

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

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简称AMRC) 是一个主要关注亚洲劳工问题的独立非政府组织。AMRC向亚洲区内的工会、劳工组织和其他关注发展议题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研究、出版、培训、劳工网络建设和相关服务。AMRC的主要目标是支持亚洲的民主和独立劳工运动。为了达到这目标, AMRC推动各项工作时, 坚持为工人充权和提高性别意识的原则, 并且采取参与式的方法。

亚洲职业病及环境污染受害者权益网络

亚洲职业病及环境污染受害者权益网络 (Asian Network for the Rights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Victims, 简称ANROEV) 是一个由亚洲的受害者组织、工会和其他劳工团体组成的一个联盟。ANROEV的成员致力为受害者争取权益和争取改善工作场所的卫生和安全。20年前泰国开达制衣厂和中国致丽制衣厂的工业灾难导致超过250个工人死亡, 亚洲的一些劳工团体和受害者组织遂发动一个争取工人和受害者职安权益的运动, 并于1997年建立正式的组织。ANROEV现时的成员来自亚洲14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印尼、越南、孟加拉、香港特区、台湾、尼泊尔、越南和柬埔寨。

出版 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
香港九龙塘尾道66-68号福强工业大厦A座9楼7室
电话: (852) 2332 1346 传真: (852) 2835 5319
电邮: amrc@amrc.org.hk 网址: www.amrc.org.hk
Twitter: amrc_hongkong

版权所有©2013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
ISBN: 978-962-7145-44-8

欢迎非牟利刊物转载本报告内容, 但请注明出处。

编辑 潘生智 (Sanjiv Pandita)、祝爱蔓 (Omana George)、
蔡泳诗、Sri Wulandari
校订 英文版: Kathleen Kearney、祝爱蔓
中文版: 张彩云 李成康
排版 玲珑出版印刷公司
香港柴湾利众街40号富诚工业大厦20楼A1室
封面 LION Creative、玲珑出版印刷公司

“发展”的隐形受害者
亚洲六个国家的职安报告



内 容

I. 序	5
II. 报告简介	7
III. 国家报告	
— 柬埔寨	13
— 中国	25
— 印度	39
— 印尼	63
— 菲律宾	75
— 泰国	93
作者简介	109

序

在这报告（英文版）付印期间，喀拉奇和达卡先后发生制衣厂大火，超过500名工人死亡。这两起前后相距不足三个月的大火，不但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两国历来最严重的工业灾难之一，也是亚洲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灾难之一。20年前，泰国开达制衣厂和中国致丽制衣厂发生了同样的灾难，导致260名工人死亡。亚洲职业病及环境污染受害者权益网络（Asian Network for the Rights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Victims，简称ANROEV）在这两起致命火警后成立，成员包括来自14个亚洲国家的工业事故受害人。这个网络的成立，反映工业事故在亚洲几乎每天发生，而职业病患者的数目虽然非常庞大，但却因为不被看见而受到忽略。经过20年，ANROEV的手法渐趋全面，越来越多职业病患者加入，这从网络的新名字可见一斑。

就在我们以为工厂大火已成历史陈迹之际，喀拉奇和达卡的制衣厂大火却让我们惊觉梦魇并未过去，而且更让人沉痛。历史总是可怕地重复着。我们无法阻止火灾发生，因为不能完全避免意外，但火灾造成那么多工人丧命是完全不必要的。雇主理应提供最基本的设施，确保工人安全。

早于100年前，我们已经知道设立安全逃生通道的重要。1911年美国纽约一家叫三角衬衫厂的制衣厂大火，工人逃生无门，造成百多人死亡。工厂没有逃生通道导致工人死亡，应被视为“谋杀”而非意外。生产商、品牌公司、规管机构（各国政府）以及遵从自我规管制度，证明楼宇“安全”的监察及审查人员都应承担罪责。

“发展”的隐形受害者

我们将这报告献给：喀拉奇、达卡和其他众多地方的火灾受害者；从韩国到印尼的电子厂中，无数因患上癌症去世的工人；因肺病被硅石尘（又称为硅土）阻塞死亡的工人；因吸入致命石棉患上癌症去世的受害者。本书同时向为公义不断奋斗的幸存者及其家人致意。我们祈祷没有人要再面对同样的命运，工人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中工作，而悲惨的历史不会重复出现。

报告简介

文/祝爱蔓 潘生智(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

背景

职业卫生和安全（简称“职安”）是影响亚洲发展中国家就业人口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亚洲的“耀眼光芒”和“发展”有其黑暗的一面。从中国煤矿、孟加拉国拆船厂到印度的珠宝加工厂，媒体上关于“血汗工厂”如何剥削工人和工作环境有多危险的报导屡见不鲜。这些故事就像“新闻快讯”一样不断出现，但并没有让人认识到这问题的恶劣程度和影响之广泛。

目前发展中的亚洲国家里，由于工作造成的工人死亡、受伤和患病的状况，几乎完全没有可靠的数据，因此，目前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确认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如何给“恶劣环境”做量化的界定。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简称ILO）提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让我们看到问题有多严重。ILO指亚洲每年因工死亡的人数达到110万人。然而，ILO的数字只是一个推算。由于缺乏亚洲地区工作场所的数据，ILO的推算以工业化国家现有数据为基础的数学模型计算出来的。很多评评员认为，ILO的数字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计算的方法并未参考真实的工作环境。

无可否认，亚洲目前正大量和频密地发生工人因工死亡和患病的事，而危险的工作环境是造成各种本可避免的死亡、受伤和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工作中死亡、受伤以及患病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却从公众的视野消失，他们的状况给隐瞒和否认，令他们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和失去康复的机会，最终他们成为社会中最边缘化的群体。

报告源起

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简称AMRC）试图通过本报告描绘包括柬埔寨、中国、印尼、印度、菲律宾和泰国六个亚洲国家真实的职安状况，以及工人、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经历。本报告由AMRC与亚洲职业病及环境污染受害者权益网络（Asian Network for the Rights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Victims，

简称ANROEV)共同编着,后者是一个由工伤受害者组织、工会、劳工和环境组织组成的网络,成员遍布14个亚洲国家,并共同致力于创造安全和卫生的工作场所,以及倡导工人的职安权利和环境公义。

2008年在ANROEV的年会上,一些基层组织对各国政府多年来的冷漠态度以及违法企业未受到任何处罚的状况感到很不满,萌生了撰写报告的念头,希望藉此揭示问题实际上有多严重,并吸引更多公众关注。但是,将决定变成行动却非易事,因为负责编撰报告的,主要都是参加了“史诗”一样的在地抗争的工人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参加撰写报告的六个ANROEV成员在2011年11月于印度斋浦尔召开的ANROEV年会上提交初步报告,并征求其他国家的成员的意见。

这些报告加入了案例,揭示了工人、受害者和他们家人的真实生活和抗争,展示了数字缺失背后的真人真事。虽然这报告的内容主要围绕占有亚洲一半以上的人口的六个亚洲国家,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亚洲地区的普遍状况。

研究主要结论

1. 发展的代价

“生存权”是最宝贵和最基本的人权,联合国多个公约和亚洲各国宪法都明文确立了这项权利,但事实上工人经常给剥夺这项权利。在过去几十年,亚洲各国采取了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正如窝拉维·查朗列博士(Dr. Voravidh Charoenloet)和桑邦·斯里坎多卡尔太太(Somboon Srikhamdokae)有关泰国的报告指出,这模式是通过降低劳动标准来吸引投资的,具体做法包括维持低工资、长工时以及弹性的劳动关系。生产过程是非人化的,因为工人在过程中往往被当成“物件”一样。为了吸引更多投资,各国给每季经济做预测,但工人所受的影响完全被漠视,而工人给剥削、受伤和死亡的事故则被刻意掩藏。

2. 低估及缺乏数据

六个国家的报告都显示这些国家缺乏清晰而可靠的职安数据。以菲律宾为例,诺埃尔·科利纳(Noel Colina)在报告中指出,该国任意地四年发布一次职安数字,发布数字那些年以外的年份,却没有任何数据可供参考。以最新的2007年数据为例,数据在2010年才发布。诺埃尔说:“举例说,我们可以比较2003年和2007年的数据,但工人们在中间几年的情况我们就只能猜测。”问题不尽于此,即使发布了的数据也并不全面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贾格迪什·帕特尔（Jagdish Patel）和莫黑特·古普塔（Mohit Gupta）有关印度的报告指出，不同机构收集到的数据互相矛盾，而且数字太少，不足以揭示实际情况。以死亡事故数字为例，各机构提供的数字介乎400和1000起。对于一个10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些数字完全不可信，尤其是ILO的推算是40,000起。穆查默德·德里斯曼（Muchamad Darisman）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印尼政府的数字也远低于真实情况。即使一个政府官方曾承认每天工伤死亡工人人数为9个，但这只是“登记”了的企业的数字，大多数工作场所并未“登记”，而“登记”了的也不会呈报工业事故。

冯碧琪和陈秉兰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但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中国的工伤死亡人数占全亚洲总人数将近一半，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该国劳动人口庞大，而是该国事故发生率很高。根据ILO的数字，中国工业事故发生率是美国的三倍。她们的报告指出，官方数字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很多工人的数字（尤其是农民工），并未给计算在官方数据内。

布兰·索菲安那（Bronh Sopheana）和朱万·提里（Choeurng Theany）在有关柬埔寨的报告中指出，相比其他国家，柬埔寨的统计和报告机制较新，但官方数据同样既不全面，也无法反映该国的真实情况。由于数据只来自首都金边周围正式登记的企业，柬埔寨其他地区的职安情况是一个谜。

3. 法律覆盖范围有限及执法不足

这些报告揭示了六个国家相关法律覆盖的范围。换句话说，所有国家都制定了法律而这些法律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法律的目的是防止工人在危险或有害的环境中工作，藉此保护工人，其中包括针对企业制定的各种条例和守则；第二种法律为工伤或患职业病的工人提供援助、救济和治疗，包括涉及赔偿和社会保险的法例。

所有报告提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法律只保障一部分工人而非所有工人。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大部分工人并未受到法律保护，因为只有正式登记的企业的人才享受法律保障。由于大部分工人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因而被排除在法律保障范围之外。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法例的执行通常涉及大量政府部门和机构。正如中国和印度的报告指出，这种情况通常会导致角色和职责重叠，以及执法混乱的问题。执法机构资源和人手不足是另一个问题。比如，

最普遍的一个问题是巡厂人员的数量远远追不上需要巡查的工厂的数量，巡厂人员根本无法巡查所有工厂。因为大部分工厂都没人巡查，执法力度也就十分薄弱。柬埔寨报告还指出，由于巡查人员培训不足，能力成疑。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国家并没有通过增加巡查人员的数量加强巡查力度，反而削减原来给这些机构的预算，进一步裁减巡查人员的数量，意图完全瓦解巡查机制。菲律宾和印度的报告都揭示了这个问题。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提倡“自我监督”，而在菲律宾，有自我监督措施的公司甚至可以免于巡查。

在世界其他地方，工会在法例的落实以及确保工作场所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个研究里的所有国家，工人参加工会的程度都很低，只有4-8%。中国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唯一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并不代表工人。

4. 职业病和诊断问题

从所有报告可以看到，“可见的”和明显的工业事故固然给严重低估和忽视，职业病的情况却更恶劣。尽管ILO说工业事故做成的死亡只占工作相关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而职业病才是工人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但从各国的数据来看，却很难得出这一结论。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目前并没有关于职业病的具体数字，以印度为例，2005年的《印度劳动年鉴》指当年只有七起职业病。印尼和柬埔寨根本没有任何职业病方面的数据。这反映了各国政府在解决职业病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的一个致命缺陷。

职业病影响着全亚洲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与工伤事故不同，职业病的病征通常要一段时间才会出现。职业病诊断也是一个很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曾接受专业培训并有能力做诊断的医生人数不足，工人根本很难接触到他们。本报告的案例揭示了工人的痛苦处境。

5. 工人赔偿和社会保险

从所有报告中都可以看到，患病和受伤工人争取赔偿困难重重。正如上文提到，大部分工人不在法律保护范围内，因此无法享受任何权益。即使是在法律保护范围内的工人，要想获得赔偿仍然是十分困难而且麻烦的。从报告可以看到，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由于很多工人没有签订雇佣合同，他们要证明自己跟雇主的劳动关系十分困难。索赔的程序非常复杂而且麻烦，给患病和受伤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很多压力。

诊断是主要问题之一，因为这是证明工人患病或受伤跟工作是否有关的第一步。本报告也指出，诊断过程并不公平，雇主通常会对其横加干预，因为诊断结果会引发雇主的责任问题。有关中国的报告指出，很多农民工一旦患病就会被开除，未有索赔便黯然回乡。亚洲其他国家的工人也面对不公平待遇。克服重重困难并最终成功获得赔偿的工人，往往发现赔偿金额根本不足以让他们享有基本生活水平，尤其是很多工人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已经花去大部分赔偿。

6. 建立在工人的痛苦上的利润

通过管理供款（在一些国家，工人也要供款）和将钱拿去投资，管理工伤和职业病赔偿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机构累积了巨额利润。从获得赔偿的寥寥可数的工人数目可以看到，本该用来赔偿给工人和让他们接受治疗的钱给不断滚存。印尼的“私营部门工人社会保险计划”、印度的“雇员保险计划”和中国都存在这种情况。计划管理机构总认为将钱拿去投资比赔偿工人的回报更高。

结论

在工业发展历史的长河里，付出代价的总是工人。2011年是恶名昭著的“三角厂火灾”发生百周年。1911年3月在纽约三角衬衣厂发生的大火吞噬了整座工厂，导致146个制衣工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女性。这场火灾一直是最严重的工业灾难之一。同样，从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到苏格兰的工厂，大量工人由于接触有害物质丧生，怀孕女工将风险传给她们尚未出生的孩子，石棉纤维堵塞了男工的肺部，甚至粘附在他们的衣物上让他们带回家，令工人全家遭殃。尽管很多有害化学物在不同国家已被减少使用或明文禁止，其中包括全球90个国家已禁止使用的石棉，但过去的职安事故造成的后果，至今在这些国家仍然引起讨论和批评。

虽然工业事故已在全球造成大量人命伤亡和破坏，但是亚洲各国政府看来并未吸取教训。1992年，被称为“亚洲的三角厂大火”的开达玩具厂火灾导致188多名工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女性。跟三角厂一样，开达厂的大门也被锁上。今时今日孟加拉国的工厂仍发生导致数以百计的人丧生的大火，亚洲各国的制造业仍然使用有害物质，包括西方国家已经禁用的物质，而石棉是最惹人关注的例子之一。亚洲是全球使用石棉最多的地区，消耗量约占全球45%。

在亚洲，受害者组织起来对争取公义是很重要的，而在不同国家，包括中国，受害者带领的一些抗争也曾取得胜利。这些胜利虽然规模不大，但在漫长的抗争路上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胜利还让我们看到，在抗争过程中为受害工人充权是很重要的。历史告诉我们，职安权利是受害工人长时间抗争的成果。美国的黑肺、白肺和褐肺病协会正是这类抗争的缩影。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是集体组织的力量带来公义。在工作场所，工人需要工会；在社区，需要的是居民与受影响最严重的人团结一起。无论任何时候，都应首先关注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在亚洲，组织受害工人的工作始终是最重要的。已经发生了太多可以避免的死亡，我们祈祷历史不会重演。